

戴南山集

新式標點

戴南山集

戴褐夫著



1930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戴南山集朱序

五嶽之氣，皆能出雲雨，產金玉。而其靈者，常鬱結盤魄，而發爲偉人，——或以德業，或以文章，——卓卓有垂於天地，而與爲不朽。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，——如寒暑之遞運而以時至，——往往積千百年一見。蓋造物之力，亦有所惜，未能數數然也。鄒魯之間，闕里在焉；此天地之神靈爲之發育，非止由乎泰岱也。而一時從游之士，亦多東國之產，則嶽神蓋已有所屬矣。嵩高以生申甫，誦於詩；楊震郭子儀……諸公，多在華山下。惟恆霍之靈，自古至今，未有所洩；而霍更甚。「霍山」者，今安慶天柱山，古南嶽也！安廬朱邑陳武何點三君子，略著史冊；——其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。明興以來，直亮之士，稍稍出焉；而以配靈霍山，猶未之有也。說者以爲「隋唐以後，南嶽之祀，移於湘南；霍山不列五嶽之數，其靈或有所窮。」然予嘗游岱山之下，西登華山矣！其爲山也；秩祀雖領於祠官，而開鑿斲削，多改其故；童孺女婦，踐而越焉。日觀之宮，且有一婦人以爲神；——有司椎金錢，網其利。而霍山獨嶒然太清之表；石巖泉瀑間，上之爲黃帝虞舜之

所祭告，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；後世淫瀆之物，不得而污之。則霍山之神，必能守古制以自樂，而無羨於彼之燔牲瘞玉，相詫以三公之號，獨榮於天下也。余與戴君田有，皆生霍山之麓，（東西相距，皆二百里而遙）；皆迂拙無用於時；而自力於古文，以取正於天下，而待於後世，則皆有其志。顧余力薄才弱，爲之而無成。田有年未壯時，出語輒工；至今垂二三十年，稍稍收輯之，得若干篇，命之曰「南山集」；而命余爲序。夫岱之靈發於聖門，嵩之靈發於申甫，華之靈發於楊震郭子儀……之屬：——而霍山卒無所洩。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，而疑霍山之窮；在霍山正以不辱於世之三公，而有以自樂。而予與田有乃適生其間。——余不足道也，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？然而其文足以不朽，則余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！五嶽與霍，或領於祠官，或不領於祠官。譬則一掛仕版而受職於時，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於古。然則今五嶽所鍾，必多功名之士；而沉冥著書者，固於霍山爲宜也歟！今其集名曰「南山」者何也？志歸隱之地也；田有自是殆不復出矣！

——宿松朱書撰。

壬午之冬，吾友楊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而歸隱焉。從遊之士，刻其所爲古文適成，因名曰「南山集。」其文多未歸時所作；而以茲所居名焉，著其志也。余自有知識，所見聞當世之士，學成而並於古人者，無有也。其才之可拔以進於古者，僅得數人；而莫先於楊夫。始相見京師，語余曰：「吾非役役於是，而求有得於時也。吾胸中有書數百卷；其出也，自付將有異於人。非屏居深山，足衣食，使身一無所累，而一其志於斯，未能誘而出之也。」其後各奔走四方，歷歲踰時相見，必以是爲憂；余亦代爲憂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，而莫遂其所求。吾聞古之著書者，必以窮愁。然其所謂「窮愁」者，或肥遯不出，仕宦而中跌，名尊身泰，一無所累其心；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。自科舉之法行：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，則里正得而役之；鄉里之吏，鞭笞行焉。又非貴遊素封之家，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，常取足於傭書授經。竄若拘囚，終身而不息；尙何暇學古人之學，而冀其成耶？——故士窮愁則必不能著書。其事若與古異；而以理推之，則固然而無足怪也。

楊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；（凡所作，賈人隨購而刊之），故天下皆稱楊夫之時文；——

而不知此非褐夫之文也！其載筆墨以遊四方，喜述舊聞，記山水之勝；而以傳序說請者，亦時時應焉。故世復稱其古文，（是集所載是也）；——而亦非褐夫之文也！褐夫之文，蓋至今藏其胸中，而未得一出焉。夫立言者，不朽之末也；而其道尤難。書傳所記立功名。守節義，與夫成忠孝而死者，代數十百人。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，自周秦以來，可指數也。豈非其事獨希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，或艱其遇，而使皆不得以有成耶？褐夫之年長矣！其胸中之書，繼自今而不出，則時不贍矣！必待身之無所累而爲之，則果有其時耶？故余序是集，而爲褐夫憂者倍切焉！因發其所以，使覽者知褐夫之志；而褐夫亦時自警，而亟成其所志也。——同里方苞撰。

吾師憂庵先生，所爲制義百篇，既已流傳於世，人人皆知誦法矣！而其所爲古文，較之制義，更工且富。於是四方學者，購先生之古文，踵相接也。而先生堅匿不肯出。雲鶚固請先生刊行於世。先生曰：「古文之道，較之制義，難且數倍。吾遭困阨，奔走於衣食；其於工力，未能深入闢奧，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。且古人文字，必屢加改易，而後有定本。今吾所爲文，隨筆直寫，未經鍛鍊；篋中所存，皆草稿而已。吾方欲買山深隱，細加擇別更定，而後敢出以問世。其或後來學業有進，文或加工，則向時所爲，且將舉而棄之，而何刊行之爲？」蓋先生下筆妙天下，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。雲鶚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，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，——在先生集中，僅五之一，——爲刊而布之。餘俟後有定本，再鈔諸板。昔人稱「文章之逸氣，三代以後，司馬子長得之；後惟歐陽永叔得之。」余謂「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，惟先生得之。」先主留心「先朝文獻」十餘年，網羅散帙，次第略備；將欲成一家之言，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。而先生平居文字，其風神淡蕩，直接龍門廬陵。先生雖虛懷不自信，而南豐辨香，四方學者之所宗仰，其必在是集也夫！——

戴南山集 九序

辛巳日，受業尤雲鶚識。

戴先生傳

戴先生諱名世，字田有；一字褐夫。世居桐城南山，以孝弟力田。聞先生少負奇氣，不可一世；文章學行。爭與古人相後先。尤以史才自負，喜網羅明代逸事。既窮而遊，多憤時嫉俗之論。以是積學之士，皆慕其才與之交；而馳聲利挾權勢者，則畏其口而忌其能。——先生由是益困。康熙己丑，（年五十七），始成進士及第第二人，授翰林院編修。當是時：

詔修明史數十年矣！以史館徵求遺書，凡事涉革除之際，民間多諱不錄，屢裁稿而未告成。先生心竊痛之；嘗著子遺錄以見其概。又有與余生書曰：「前日浮屠犁支，（自言永歷中宦者，）爲足下道滇黔間事。予聞之，載筆往問焉。予至而犁支已去，因教足下亟爲我書其語來。去年冬，乃得讀之，稍稍識其大略。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，予六七年前嘗見之。及是而予購得是書，取犁支所言考之，以證其同異。蓋兩人之言，各有詳有略；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；傳聞之間，必有訛焉。然而學士考據，頗爲確覈；而犁支又

得於耳目之所觀記，——讀者將何取信哉？昔者宋之亡也：區區海島一隅，僅如彈丸黑子，不踰時而又已滅亡；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。今以宏光之帝南京，隆武之帝閩粵，永歷之帝兩粵，帝滇黔，地方數千里，首尾十七八年；揆以春秋之義，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，帝蜀之在崖州？——而其事漸以滅沒！近日方寬文字之禁，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。其或菰蘆山澤之間，有僅僅誌其梗概，（所謂存什一於千百）；而其書未出，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。流傳不久，而已蕩爲清風，化爲冷灰。至於老將退卒，故家舊臣，遺民父老，相繼漸盡；而文獻無徵，凋殘零落。使一時成敗得失、與夫孤忠効死、亂賊誤國、流離播遷之情狀，無以示於後世，豈不可歎也哉！終明之世，三百年無史；金匱石室之藏，恐終淪散放失。而世所流布諸書，缺略不詳，毀譽失實。則是有明全盛之書，且不得見其成；而又況於夜郎、邛笮、昆明、洱海、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？足下知黎支所在，能召之來，予與面論，不勝幸甚！——先生是書，並載南山集，世久序而行之。先生及第後二年，左都御史趙申喬追論其事，坐擬凌遲；

聖祖皇帝特恩減等罪死。而余生先瘐死獄中；因連獲譴者，凡數十人。所著南山集，遂禁不出。後百餘年，邑後學戴鈞衡搜輯逸稿，編爲十四卷。先生死年六十一，無子，弟輔世歸葬之南山硯莊。

論曰：伏讀

高宗皇帝御批通鑑輯覽，以福唐桂三王，終明代焉。大哉

王言，非以著萬世之公哉！趙申喬疏摘南山集有狂悖語，世傳卽指與余生書；故備著於編，以俟權史者考之。嗚呼！可悲也夫！——邑後學徐宗亮謹撰。

戴南山先生年譜

先生行略，世多不傳。所僅見者，文中自道。（里中吳氏棄手寫本，及尤刻南山集偶鈔，文目之下，多繫以年。）爰推甲乙，以證終始；於其家乘，亦兼採焉，纂爲年譜，以示來哲。

順治十年癸巳：

先生生於是年三月十八日吉時。先生曾祖孟庵先生猶在堂，年五十八；祖古山先生年四十；父霜崖先生年二十一。

友人曰：余少從戴皋亭師游。皋亭、南山先生元孫也！家藏南山先生年譜，少時見之。戴先生一歲能言。今皋亭師之子孫，無復存其書，不復可得也。

十一年甲午：

先生二歲。父霜崖先生以是年補縣學生。按先生先君序略云：「歲甲午，年二十一，補

博士弟子。」

十二年乙未。

十三年丙申。

十四年丁酉。

十五年戊戌：

先生六歲。是年初從塾師受學。按先生時文全集序云：「予自六歲從塾師受學，凡五年

，而四書五經讀已畢。」

十六年己亥。

十七年庚子。

十八年辛丑：

先生九歲。弟平世以是年六月十九日生。時霜崖先生授徒廬江。按先君序略云：「歲辛

丑壬寅間，始擔囊授徒廬江。」

康熙元年壬寅。

二年癸卯。

三年甲辰。

四年乙巳。

五年丙午。

六年丁未。

七年戊申。

八年己酉。

九年庚戌。

先生十八歲：曾祖孟庵先生，以是年二月十二日卒，年七十有五。按先生響雪亭記：「曾大父爲之銘，有曰：（不陰常雨，盛暑猶雪；）遂以名其亭，而命小子記之。」據此，是文作於孟庵先生在時，當在十八歲以前。集中所載，是篇爲最早。

十年辛亥。

十一年壬子。

先生二十歲。是年始授徒。按先生詩文全集自序云：「讀書稍有得，已二十矣！先君子東修之入，不足以給饗殮；余亦謀授徒以養親。」

十二年癸丑。

十三年甲寅。

十四年乙卯。

十五年丙辰。

先生二十四歲。是年所作：有正希稿序，有大士稿序，答朱生書，左忠毅公傳。

十六年丁巳。

十七年戊午。

先生二十六歲。是年所作：有老子論二首。

十八年己未：

先生二十七歲。始受知於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。按先生時文全集「隱居以求其志一句」題文後，自記云：「此與『子游子夏二段』題文，係己未年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月課首取之作也！二義極蒙先生咨賞，明年遂入縣學；距今踰二十年矣！偶定舊稿，頗欲棄去。念當年文風卑弱特甚；余以文不諧俗蒙詬厲，而外間之知吾文自茲始。後來督學知余者，惟今大司農李公。此外小試及場屋之文，無一不落者。存此，志知己之感也！」是年所作：有書詠蘭詩後，與王靜齋先生書，與趙良治書，窮鬼傳；又有先世遺事記，贈趙良治序，揭夫字說。集中載與王靜齋書二首，論一首，抄自吳氏寫本；下注己未作。其短篇抄自尤氏刊本，不知作於何時；——當亦己未作也。

十九年庚申：

先生二十八歲。補縣學生。是秋謁劉木齋先生於句曲，按先生送朱字錄序云：「庚申之秋，余謁劉公於句曲。」父霜崖先生，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九日，卒於陳家洲館次；年四

十八。——詳集中先君序略。

二十年辛酉：

先生二十九歲。授徒陳家洲。按先生初集原序云：「歲辛酉，余教江濱洲渚之上，菰蘆之中，無可以度日。」又汪河發墓誌云：「余辭出山來江濱，時時憂念。」——蓋卽仍霜崖先生館地也。是年編訂霜崖先生遺詩，自訂古文初集，周易文稿。所作：有先大人詩序，初集原序，自訂周易文稿序；又有與弟書，先君序略，汪河發墓誌銘，春秋經解三首，疑解，祭錢雲瞻文，鸚鵡贊。

二十一年壬戌：

先生三十歲。授徒舒城郭氏。按先生郭生詩序云：「今年春余踰岐嶺，浴於湯泉；有郭生者，遣其二子受學於余。」是年所作：有郭生詩序，潘木崖先生詩序，青布潭記，溫泉記。河墅記，紀老農夫說，紀夢筆贊。

二十二年癸亥：